

国内首部无厘头幽默小说

明 镜笑高悬

史航
著



明 镜 高 悬

史 航 著

中国戏剧出版社

序

我可以算是《明镜高悬》最早的读者，那时候它还是一部三十集的电视文学剧本。拿到手上，我当然是抱着研究揣摩的态度，可是看着看着，就乐了，乐着乐着就收不住了，因为它很好玩，一页一页翻下来都是乐子！

题目是《明镜高悬》，那么县太爷就得姓高，女儿就得叫明镜——可是两个衙役呢，一个叫张冠，一个叫李戴，敢情想的是“明镜高悬”，最后还是落成个“张冠李戴”，好玩！

故事发生在什么地方？古今县！那就非古非今，亦古亦今，就什么好玩的事都有了。“拾金不昧文明礼貌月”有了，“古今美女大奖赛”也有了，“妇女杂志《半边天》”也有了，县衙还要召开记者招待会，招待会上挂了一条横幅——“理解万岁”！

好玩的还在后面呢——

县衙里缺丫鬟，公开招聘，可是不考扫地做饭，不考女红针线，考的是什么？土匪黑话！“天王盖地虎，宝塔镇河妖”都上来了！

好容易开了一次记者招待会，高大人想好好接受采访，可是记者都围上了明镜小姐，问她是什么星座什么血型！高大人争取了半天，就想有一块版面发表施政纲领，可记者根本不考虑，因为那版面要留给小姐，开青春随笔专栏！

一户老实人家总有强盗登门，他们一不敢抵抗二不敢报案，最后索性户主出面跟那个强盗拜了把子！可是那位贤弟，还是要过来见啥拿啥，大哥还得套上马车送他到家，没办法——兄弟手足，不好见外嘛！

赫赫有名的说书大师，因为乱摆架子脱离群众，已经没什么市场了。可他不思悔改，反而来衙门里告状，告谁呢？告过路人找他签名，告小孩子不跟他一块玩儿，一块玩儿也不故意让他赢！后来这说书大师倒是洗心革面了，一心一意要为群众好好说书，可是大家还是不爱听。为什么？因为他一段评书里插播几段广告，一段“武松打虎”，他能从酒幌子设计，侃到哨棒造型！

群众们扭送一个偷剩菜剩饭的小毛贼，要求县衙进行批评教育，可是一审哪，敢情人家是当代大侠！大侠怎么落到这个地步了？据说是由于江湖经济大滑坡，很多门派停业整顿，黑白两道濒于解体，人家也是饥寒交迫没有办法……

这个戏你要说是有多深刻的主题，那你得让我想想。可你要问还有什么好玩的地方，我还能说出一堆！

读罢剧本，我以为编剧既然引经据典颇见功力，一定是已过天命之年的

老作家。然而当《明镜高悬》的拍摄方约见了，我也口若悬河地畅谈了初读剧本的兴奋心情之后，人家告诉我编剧要比我的料想要年轻许多。错愕之余，回家重读剧本，这回确实感觉到了，那些让我津津乐道的段落，说到底还是年轻人的热讽，而非年长者的冷嘲。热讽与冷嘲的区别，我想就是，更积极，更自信，也更轻松吧。

作者写得轻松，我也读得轻松。可是轻松了半天，我回过神了，光好玩不行啊，我得研究角色啊，我得开始创作啊。

高青天这个人物，绝对不能被他的名字误导。他与包青天真的不是一回事，他最多可以说是包青天的一个仰慕者，也想做那样一个顶天立地的清官，可是他做不到。他有一个满脑子门第观念裙带思想的夫人，这位夫人又有不大不小的脾气，让他成天担惊受怕。他还有一个绝对不让他省心的女儿，行事标新立异，不管不顾，喜欢看他爹的笑话。

所以，他是一个小人物，是一个处在尴尬环境里的小人物。他有原则但也不便天天坚持，他想主持正义但得先说服夫人，关键时刻他敢朝夫人瞪眼睛，可是案子秉公判了，他就该计划着明天早上怎么给夫人赔罪。正是这些性格设计，让这个人物有了喜剧性和人情味，也给我创作角色提供了更多的空间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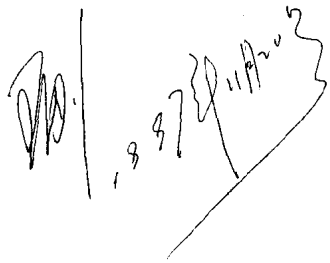
他的智慧和开明是我所希望具备的，他的认真和迂腐是我在自己身上也感觉得到的，他判案子喜欢说四个字——将心比心；那么我完成他这个角色塑造，也是靠这四个字——将心比心！

总体说来，这部戏对待历史有一种轻松的心态，塑造人物的时候也有不折不扣的平民意识，这都是我愿意认同的。

演过了贪官和坤之后，我说我希望遇到的下一个本子能让我“欲罢不能”，而且“舍我其谁”——我好像还真遇上了。

最近剧本又被编剧花了些功夫，改编成了小说，拿给我看。我看得还是挺高兴，因为——

更好玩了！



Handwritten signature and date: 1997年11月20日

楔子

“你有权保持沉默，但你说过的每一句话，都将作为呈堂证供。”

高一矮两条汉子冲进古今县县衙大堂，劈头盖脸来了这么几句。

何其廉何大人吓了一跳，放下报纸，抬头一看，两条汉子都是一身刑部校尉的打扮，威风凛凛，不怒自威。

“哈哈！你们是拍电影的吧，怎么都拍到我的办公室里来了，现在是办公时间，你们知道不知道，影响了我的工作，会给古今县上上下下几十万人口，造成多大损失？不可估量啊，老弟！”

“你他妈的才是拍电影的哪，你们全家都是拍电影的！”矮个汉子破口大骂。

“你怎么骂人呢？”

“骂你，我他妈的还想打你哪，敢说我们是拍电影的，你挤兑谁挤兑惯了！”

矮个汉子刚做了一个白鹤亮翅的动作，正准备黑虎掏心，就被高个汉子拦了下来。

“何其廉，你不要装糊涂，这不是一种实事求是解决问题的态度。”高个汉子看来政策水平高一些，“我们是谁，你很清楚。我叫董超，他叫薛霸，这么如雷贯耳皓月当空的名字你总不会没听说过吧。”

“失敬！失敬！原来是刑部的两大高手，来敝县不知有何贵干？”

董超清了清嗓子，从怀里掏出一纸盖着大红公章的公文来，

朗声读道：“刑部令二二二三一号，查古今县县令何其廉，贪污腐化，行贿受贿，投机倒把，民愤极大。兹命令立即逮捕，押解入京，打入刑部大牢，剥夺洗澡权利一年。此致，敬礼，刑部侦缉处特高科。”

“冤……冤枉！”

“钦差大人在外面等着呢。你快点收拾吧。”

街上已经热闹起来，估计大家都听到风声了。爆竹声声，欢呼阵阵，不少男女迈着碎步走出家门，脸蛋涂红，眼圈涂黑，嘴里一律高唱——

“咱们老百姓啊，今几个今几个真高兴！”

钦差大臣是一位花白胡子的老头，本来在衙门外等得百无聊赖，现在一下子被闲人们围住，问长问短。老大人表现得十分平易近人，回答问题比一般老百姓都耐心。

“您真是钦差？看着岁数可大了点。”

“哈哈。我是离休以后返聘回来的。”

“昨天也来了两个钦差，都是小伙子，可精神了。还给我们唱小曲听呢。”

“他们是主管文艺工作的，来你们县是为了调县剧团进京汇演。老夫主要负责反腐倡廉的工作。”

“那您这回是来干什么的？”

“你们县太爷何其廉不是贪赃枉法吗？我是来抓他进京的。”

“喔，那您可早该来了。要帮手吗？”

“不用，不用。谢谢大家。”

“老大人，上面说没说什么时候物价要涨啊？”

“没说没说，大家千万不要听信谣言。”

县衙墙根底下蹲着四个人，三男一女，都是面带菜色，身上衣服倒还光鲜。

那个女人站起来手搭凉棚，往街上看了半天：“那边好像有点情况。”

“是吗？”

旁边一胖一瘦一麻脸三条汉子登时站了起来，各自从怀里摸出一条儒巾戴上。

老大人此时已经在朝服外面罩上了亮闪闪的锁子甲，手执一杆亮银枪，足蹬高腰马靴，骑在没有一根杂毛的高头大白马上，顾盼自雄。刚才不倦提问的男女闲人，已经井然有序地排起长队，等着合影留念。

老大人一直和蔼可亲，配合着对方要求，不时作惊喜状，作沉思状，作仰天大笑状，作茫然不解状，作叱咤风云状。

与之合影的古今县百姓倒是一律的不苟言笑，直视镜头。

好容易合影完毕，闲人散去，老大人将白马牵回街边照相馆，将铠甲头盔马靴长枪腰刀箭囊交还老板，自己也准备找个阴凉地方歇歇。

那四个头戴儒巾，身穿儒袍，脚蹬儒靴的男女挡在他的面前。

“大人莫非是从京城来？”胖子劈头一句。

“是啊，是啊。”

“敢问尊姓大名？”

“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两京节度使刑部特派员韩世忠。你们几位是——”

四张大红名片齐刷刷递了上来，胖子是“法制文学泰斗甄寂寞”，瘦子是“商战文学权威常失落”，麻脸是“武侠文学大师全深沉”，那女人的名片上却只有“花想容”三个字。

韩大人没有名片，在原地怔了半天，憋出一句话问花想容：“你也是作家吗？”

花想容嫣然一笑：“我不是一般的作家，我是作协的领导。”

全深沉有些不耐烦：“她是我们老大，我们都是她的人。”

甄寂寞解释道：“我们在创作上是分片包干，独立核算。我们花大姐，是负责法制文学商战文学武侠文学之外的所有文学领域，道行也深着呢。”

韩大人肃然起敬。

花想容问道：“您老来我们古今县，不单单是为了抓一个贪官何其廉吧？”

韩大人懵然：“那还是为了什么？”

全深沉不肯再兜圈子：“您就没给我们带点约稿信过来吗？”

“可不是嘛！”甄寂寞苦起脸，“上面不能故意等着看我们的笑话啊！我们家里可都断粮了。”

常失落的姿态还比较高：“趁着我们大家还有点使命感，您赶紧找我们写文章。再过几天，我们大家一股急火上来，破罐破摔，可就都去写电视剧了。”

花想容一摆手：“好了好了，大伙别乱。大人，我们的情况您也都看到了，希望您回去反映反映。”

韩大人为难地搔搔后脑勺：“反映我倒是可以反映。不过现在上级也发了文件，像你们这样的，主要还是得生产自救。”

四个作家顿时静了下来，轮流哀怨地盯着韩大人。

这时，董超薛霸押着摘去官帽却还身着官服的何其廉从县衙里出来，街上不少闲人蜂拥而上，西红柿与臭鸡蛋齐飞，不时有人因遭误伤而跌跌撞撞挤出重围。

“出事了！”韩人大叫一声，拨开面前的作家，冲向人群。

等愤怒的群众被劝说四散走开，韩大人看到了人事不醒的董超薛霸，他们一人一身蛋清蛋白，在街心摆成两个“大”字。何其廉站在他们中间，从头到脚，一尘不染，神情也显得分外无辜。

韩大人慌了手脚，一迭声地叫着：“这可怎么好，这可怎么好。”

何其廉帮着唤醒了两位校尉，韩大人赶紧从怀里掏出一轴

黄绢子，把他们脸上的脏东西擦拭干净。

花想容在不远处压低声音提醒着：“韩大人，您快躲躲吧。我看还有人往这边跑呢！”

韩大人把手里的圣旨一扔，拖着两名部下，连滚带爬，奔进县衙，何其廉跟在后面，手脚利落地关上大门，上好门闩。

韩大人把董超薛霸拉到一边，嘀咕几句，两人精神顿时抖擞。

“我们懂了，就是要做到滴水不漏！”

“颗粒归仓！”

二人领命而去，直奔后宅财物。

韩大人这才有工夫拉住何其廉的手，热烈寒暄：“哎呀，老何，你可是又胖了。上次去京城开会的时候，你还说要加强锻炼。哼，我看你还是没有恒心啊。”

何其廉有点不好意思：“我这个人哪，没别的毛病，就是比较懒散，又爱吃点肥肉。人家都劝我，说那东西胆固醇高，要不得。我不怕，怕什么，大不了去见马克思，大家都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嘛。”

“可不是，”韩大人深有同感，“我就主张爱吃什么吃什么，何必跟自己过不去呢。”

“我托人给您捎去的两条火腿，十斤腊肉，都收到了吧？”

“收到了收到了，你梁大姐还埋怨你，说你不该这么破费。这回我来县里，她还要我带点果脯蜜饯什么的。我说算了，那么点东西，怎么拿得出手？”

“大姐最近也很忙吧？电视上老看不见她。”

“她在忙她的回忆录。写好写坏，都算是给子孙后代留下一笔精神财富嘛。”

何其廉连连点头称是。

“老何，要不是收到八千多封检举信，现在还有两个上访团，在刑部招待所住着，天天往办公室打电话反映情况，我也不会

下来。”

“我知道我知道。”

“本来部里的意思是要开一个公审大会，将你当众逮捕，显示一下反腐倡廉的决心。可是看刚才在外面的情况，要是真开大会，搭上你一条命不要紧，恐怕老夫都会被殃及。”

“就是，就是。我县父老乡亲，感情一向容易冲动。”

“所以我看就不要走这个过场了。”

“大人英明。”

“老何，那你看你是不是换个便装，我们大家准备上路？”

“上路是随时可以上路，便装恐怕是换不成了。”

“那可不行。老何，我们毕竟是要押你去进京候审的，你是人犯啊，你懂不懂？”

何其廉无可奈何地摊摊手：“可我另有苦衷啊。”

“什么苦衷？”

“您也知道，我何其廉没什么别的人生追求，就是比较喜欢做官。上任三年，我没有穿过一天便装，身边也没预备过一套便装，所以我根本没得换啊！”

“真的假的？”

“我哄您干什么，我上厕所都是穿这套衣服！”

韩大人叹口气：“那说起来也算是职业病了。也罢，我就打个马虎眼吧。”

“谢谢您了。”

“对了，你县里那些公务员呢？总得召集起来交代交代啊。”

“这几年精减机构，定岗定编，我手底下已经没什么人了。”

“不会一个人都没有吧。”

“一个张冠，一个李戴，是衙门里硕果仅存的两位衙役。不过平时他们都不太喜欢上班，说要用更多的时间和普通群众打成一片。”

“那我到哪里去找他们啊？”

“人多的地方。”

董超薛霸每人提着一面大铜锣，穿街过巷，边走边敲，边敲边嚷。

“张冠，出来——”

“李戴，出来——”

行人变色，纷纷退避。另有不少闲人反从家里钻了出来，互相探问究竟。

“怎么，两位班头也出事了？”

“是不是又要搞运动啊？”

“兴许是把何大人抓走了，咱们县里就缺个领导，上面让他们两个接着当呢。”

“他们有那么硬的关系吗？”

“不知道。可他们毕竟是年富力强啊。”

一位白发老者坐在马扎上喃喃自语：“要乱，要乱，近期要乱。”

张冠正在一家新近开业的桑拿浴室里蒸着，汗如雨下，飘飘欲仙。服务员进来大声嚷嚷，说有两个官差正在满街找他，张冠一愣。

“官差找我？什么事呢？是在邻县抓到了劫匪，要找我外调？还是劫匪假扮官差，要跟我寻仇？要不，就是——”

服务员捧着张冠的制服，在一旁耐心等待，额上汗珠不断沁出。

李戴正在戏台前的空地上专心看人摔跤。董超薛霸从旁人口中证实了此公身份，就从两个方向包抄过来。

殊不知李戴早用眼角余光瞄到，待二人凑到近前，李戴蓦地一声断喝，先令二人怔住。然后一个旱地拔葱，跃到一边，拉开架势，护好门户，蓄势待发。

薛霸还是一个白鹤亮翅，然后扑上前去，被李戴叼住手腕，紧接着封肘锁喉，一气呵成。

众人一齐鼓掌，董超亦不免忘情喝彩。

李戴并未放松警惕，扬眉喝问：“尔等何方妖孽，竟敢来我东土大唐，兴风作浪！”

“壮士，我们是京城刑部侦缉处特高科工作人员，副科级待遇。我叫董超，那个被你掐得翻白眼的，就是薛霸。”

李戴一怔：“那你们来此作甚！”

“我们追随韩世忠韩老将军，来此捉拿贪官何其廉归案，现已大功告成。韩老将军正在县衙等候，要向你们训话。”

李戴慌忙松了薛霸，奔到董超面前：“这么说，天要亮了？咱们的队伍打过来了？”

董超深情地点头：“打过来了，打过来了。”

薛霸已经把气喘匀，此刻不计前嫌地凑过来，与李戴拥抱在一起：“让乡亲们受苦了。”

附近围观的百姓也都红了眼圈。

韩大人挥手让董超薛霸下去，然后皱着眉头上下打量，将张冠李戴看得心里发毛。

“你们知不知道现在是上班时间？迟到早退，无故溜号，事情不大，危害不小！”

“我们知罪。”

“知罪就行了？知而不改，尤其可恶！”

“那我们改。”

“改也晚了！现在朝廷的精神就是要挥泪斩马谡！”

“——斩？”张冠李戴连连叩头，大声哽咽，“大人饶命！”

韩大人反倒一愣：“饶什么命？我说挥泪斩马谡，那是一个比方！比方，懂不懂？”说着，他指指角落里发抖的何其廉：“本来也是捉拿贪官，跟你们这些污吏有何相干？起来吧。”

“谢大人!”张冠李戴欣慰万分,连忙起身,互相看看,都是破啼为笑,“对呀,我们只是污吏,污吏!嘻嘻。”

韩大人反倒嫌他们起身太快,止哭太早,不由得话锋又是一转:“不过呢,贪官已除,污吏就是下一个目标!他是贪赃枉法,你们也一定随着枉法贪赃!本钦差这回奉旨锁拿贪官,也就是给你们这些污吏看看,所谓杀——所谓杀——所谓杀鸡——所谓杀鸡——所谓杀鸡取蛋!”

张冠一怔:“不对,大人,您是想说‘杀鸡给猴看’吧。”

韩大人一拍惊堂木:“哼,你很有学问是不是?瞧不起我?嘲笑我?”

“不敢。”

“什么不敢?你已经在嘲笑我,本钦差心跳已经加快,脸也已经开始红了!可恶,可恶,可恶之极!”

“大人——”

“张冠,我问你,你为什么瞧不起本大人?!”

张冠还想申辩,可韩大人根本不容他开口。

“不错,我是有一个乱用成语的缺点,”韩大人的声音骤然低沉下来,“念书的时候,先生常因为这个骂我,同学们也乘机取笑我,剥夺我的自信。”他的声音骤然提高了,“可是,人非圣贤,孰能无过?”

张冠不失时机:“大人这个成语用得就很好,恕我直言,真可谓惊天地,泣鬼神!”

韩大人盯着他:“真的吗?”

张冠点头,李戴也陪着点头。

韩大人马上又开心起来:“谢谢你这么坦率。”

趁着气氛有所缓和,何其廉也凑了过来:“大人,不知下一任知县何时驾到,本官有点东西,自己用不着,浪费了也可惜,很想送他作个人情。”

“什么东西?”

“本城的十七家高消费场所联合签发的优惠金卡，饮食娱乐半价，购物七折。”

韩大人冷笑不已：“那我看你还是算了吧。明天到任的新知县，名列本年度‘十大清官’之首，怎么会像你一样，到处沾小便宜，令人齿冷！”

何其廉一片茫然：“十大清官？好像是一种新品牌啊。前几年也搞过评选吗？我怎么一次也没听说过？”

李戴附和：“是啊，我们也没听说过。”

张冠想了想：“恐怕是企划宣传做得不够。看来应该追加广告投入，争取混个‘标王’。”

韩大人愤然：“你们胡扯什么？人家都是清官，当然没钱做广告了！”

李戴冒冒失失问了一句：“老大人，那您一定也列入‘十大清官’了吧，您是第几名啊？”

韩大人立觉被戳到痛处，面红耳赤，血管愤张：“你管得着吗？你管得着吗？就不告诉你，就不告诉你！”

张冠连忙圆场：“我们早听说了，大人在十年前就宣布退出官场歌坛影视圈的各种评选，吓得好多评委会自动解散！”

李戴也明白自己失言：“对，对，听说您连奥斯卡奖诺贝尔奖都拒领好几回了。”

“那当然！那个姓奥的，还有那个姓诺的，特别下不来台，还都派人来跟我商量，说我能不能假装领，领完再当破铜烂铁给卖了，只当是帮他们圆个面子。我说，没门，爱给谁给谁！”

张冠李戴相顾失色。

“什么叫人到无求品自高？这就叫人到无求品自高！”

“是啊，我回家也跟孩子们说，做人就要做这样的人！”

韩大人满面春风地摆摆手：“不要乘机拍马屁。”

何其廉还不死心，继续追问：“大人，那您说的这位老兄，到底

姓甚名谁啊？”

“他呀，估计你也听说过。他就是著名的两袖清风两袖补钉活到老穷到老的高青天啊！”

“是他?!呜呼!”何其廉就此昏过去了。

张冠李戴慌了，一叠声地叫着“何大人”。

眼见没有反应，李戴一屁股就坐在何其廉的肚子上，准备人工呼吸。

韩大人倒是见怪不怪：“没什么，不要慌嘛。李戴，你下来，下来。人家高青天是天下第一清官，酷爱微服私访，永远明察秋毫，贪官一听他的名字，当然要昏倒。我见过好几回了，没什么关系的。”

张冠试探着：“大人，这位高青天还有什么特别之处呢？”

“有啊。别人叫什么包青天海青天，都是被好事者牵强附会给安上去的。而此人特别之处就在于——他真是姓高，名青天！”

“真的？”

“是啊。他对别人说，这是因为他生来注定要做官，而且是做清官，清如水明如镜！这是他的理想，也是他的爱好！”

“那他容不容得别人和他爱好不同啊？比方说……”

韩大人同情地看看他们两个：“据说他是——绝对不容！”

张冠看看李戴，李戴看看张冠，停顿片刻，两人异口同声：“看我有什么用，大家完蛋了！”

“老李，你也知道，好不容易，我才开始热爱这个职业——”

“老张，你也知道，我正在苦心经营一个多子女家庭——”

张冠李戴相拥而泣：“命运啊命运，无情的命运；人生啊人生，坎坷的人生！您说怎么偏偏让我们遇见了这么一位——高青天！”

何其廉马上从昏迷中惊醒，惶然四顾。

“大人，您怎么又明白过来了？”

“是啊，您刚才可是昏过去了！”

“我是昏过去了，可又被你们给吓醒了！”

韩大人捻髯微笑：“既然醒了，那就不必罗嗦。老何，我们上路吧！”他又嘱咐张冠李戴，“你们好好收拾，明日高大人自会来接任的！”

二人满口答应着。

何其廉看看两个衙役，欲言又止，欲言又止，最后还是硬着头皮开口：“二位，这三年来吃吃喝喝，打打闹闹，噼噼啪啪，风风雨雨，大家还算处得不错。”

“那是那是！”

何其廉感慨道：“人生得一知己足矣！”

“足矣足矣。”

“各位有什么穿剩下的衣服，能不能相赠几件，让我带到天牢里，就算是给我预备的寒衣吧……”何其廉伤感得说不出话来。

李戴心一软，就想答应，张冠连忙插嘴。

“大人，就算您进了大牢，也得穿您这套七品官服了，要不您不就是轻易地丧失自我了吗？再说我们的衣服都是底下人穿的，您穿了，我们看着，心里难过啊！”

“可我就这一套衣服，万一要是穿破了——”

张冠语重心长：“那您就练习着，自己做做针线活吧。”

李戴还有些儿女情长：“不过我们会写信的！写特别有感情的信，慰问您，鼓励您。”

何其廉得寸进尺：“还有生日卡和圣诞卡！”

“好说好说。”

董超薛霸匆匆进来。

“禀大人，群众们的思想工作已经做通了，我们可以从前门出去，他们保证我们和人犯的生命财产安全！”

“那好，事不宜迟！我们走！”韩大人径自将何其廉拖了出去。

大堂上只剩下张冠李戴。他们愣了一会儿，慌忙挤到大门口，一边挥手作别，一边哼起自编的忧伤旋律——

“老朋友怎能相忘，友谊地久天长，友谊地久——天长——”

何其廉踉踉跄跄地走在街上，人群中不时有人起哄。他仰天长叹，留下了一句名言，这句名言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被古今县的男女老少挂在嘴边，不断引用——

“说起来，我这一生也是一个悲剧。”

张冠和李戴精疲力尽地坐在县衙门口的台阶上，看着人群渐渐远去。

“那两个家伙可真有本事，连个易拉罐都没给咱们剩下！”李戴犹自愤愤。

张冠还显得比较通达：“没关系，咱们只要能在这个衙门里留住，想要什么，还能到不了手？”

“可是——”

“可是什么？从前是这位何大人黑手太紧，咱们眼巴巴地看着金元宝背着银元宝从咱们面前过去，枉担了虚名却没捞着什么实惠，现在可不一样了！”

“就是！”

“就是什么？你也不要以为钱是那么好捞的！在这个世界上，你做不到诚实，也得做到勤劳，否则你将一事无成！”

李戴不由得又有些崇拜：“老张，你说得真好！”

张冠当仁不让：“我爹当过秀才，所以我满腹经纶；你爹是个镖头，所以你一身武艺！这就叫——龙生龙，凤生凤……”

“老鼠的儿子会打洞……”

“和尚的女儿会算命！”

“你看你又比我多会一句！”李戴感慨不已。